

十六岁，什么让你欢喜，什么让你疯狂，什么让你尴尬，什么又让你黯然神伤……握你的手，陪你走过人生最美的时光。

握手^在 十六岁

孙云晓
著

SUN YUNXI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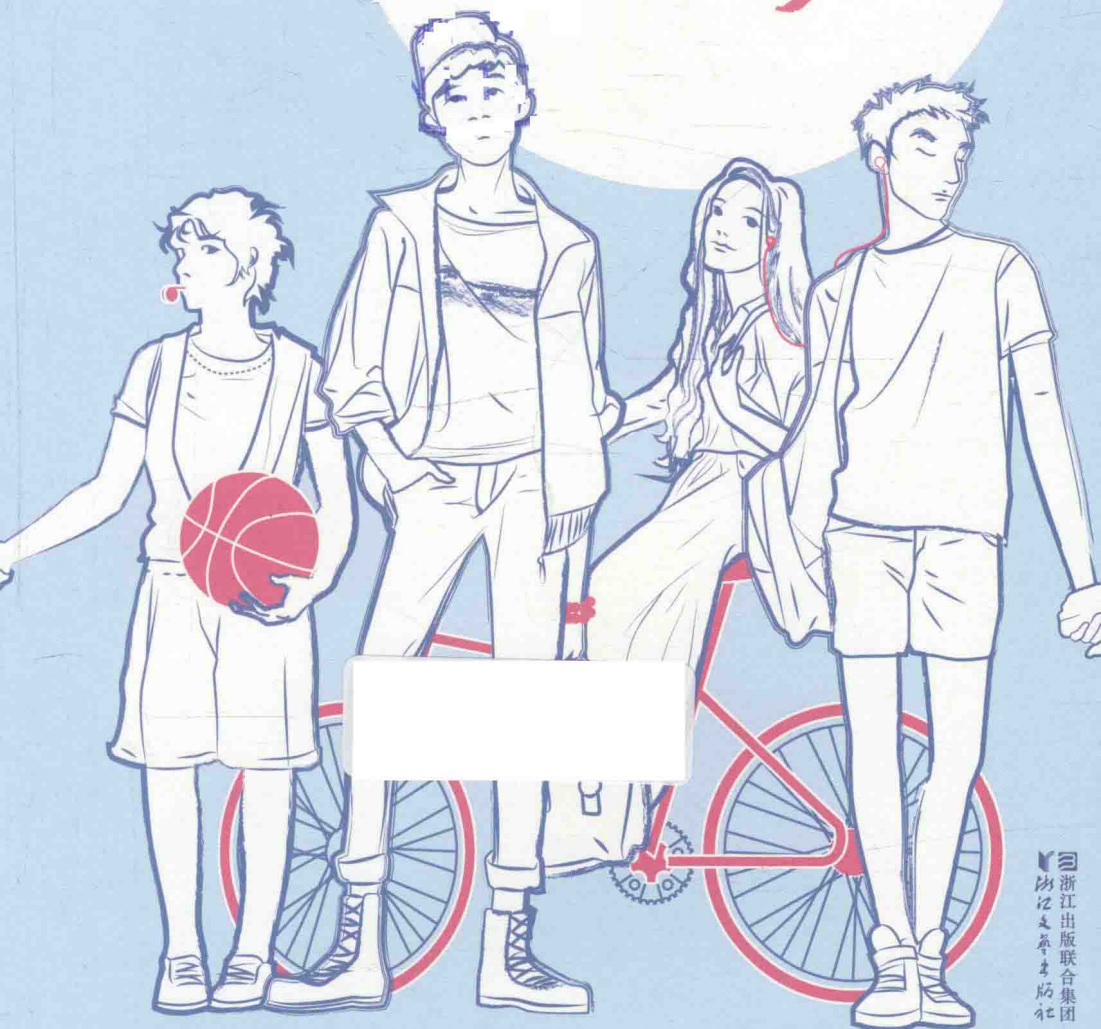
孙云晓

教育文学系列



握手^在 十六岁

孙云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握手在十六岁 / 孙云晓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4(2018.5 重印)

ISBN 978-7-5339-5231-0

I. ①握… II. ①孙…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8640 号

责任编辑 冯静芳 周 佳

封面设计 薛 芳

内文设计 吕翡翠

封面绘图 陈丽婷

责任印制 吴春娟

握手在十六岁

孙云晓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330 千字

印张 23

插页 2

印数 10001-1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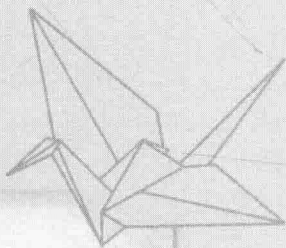
版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231-0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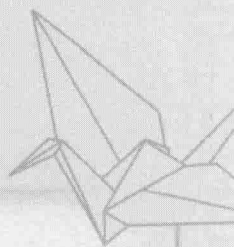
001 引子

011 外面的世界很新鲜

046 写作狂悲歌

092 “野鸽子”与“潜水艇”

134 “青苹果”的烦恼



175 青春名利场

218 都市里的“灰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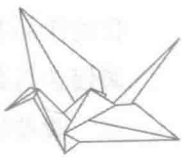
251 一个浪漫女孩的心理自卫

295 幸福的起点

320 男儿十八闯天下

363 后记：什么是青春

引 子



青春是个永远不老的话题。

正像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鲜灵灵的，好似带着露珠的花朵，那样明艳，那样动人。

青春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她是人生的黎明；

有人说，她是生命的蓓蕾；

有人说，她是时代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

这些比喻都是不错的，富有诗意，富有哲理。但是，在我看来，青春更像是人的第二次诞生，甚至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诞生。她是一种新的伟大的生命力，犹如从黑暗中喷薄而出的一轮朝阳。

既然是诞生，就难以避免血污和哭喊，并且时时伴着剧痛与危险。可是，新的生命力有着惊人的顽强。她的肩膀虽然稚嫩，却扛住了死亡的闸门，让自己的辉煌染红天际，给人类带来由衷的欣喜和希望。当然，也会有不幸的事儿发生，如在诞生中变形，在诞生中窒息。可以说，青春既有无与伦比的光彩，也有吉凶难卜的悲壮。

这便是我对当代少男少女命运的总体思考。说少男少女而不说中学生，是因为处于青春期的准青年们，有些已经不是学生了。

有一阵子，我曾收到2500多名少男少女的来信。事情的起因是这样

的：1990年夏天，我的一本报告文学集《16岁的思索》，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随后，应《少年文艺》和《少男少女》两家颇有影响的杂志之邀，我写了《谁来握住我的手》和《扬起呼啸的鞭子》两篇文章。也许是我的作品和文章像怪物吧，竟让敏感多思的少男少女们难以平静了，纷纷来信，与我讨论各种问题。他们诚挚认真的态度让我深为感动。

我敢说，少男少女是最热情、最坦诚的读者。如果说，他们的来信仅仅是赞扬我一番，或仅仅是想与一个作家建立通信联系，那是绝不会让我激动的。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将我认作可以信赖的朋友，向我诉说藏在心灵深处的各种秘密，把一些羞于启齿的隐秘也详细道来，甚至把他们视为超级秘密的日记和“情书”也寄给了我。同时，他们对我我和我的同行们的作品评头论足，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和建议。许多来信长达七八页，这对学业竞争激烈的中学生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有一名中学生告诉我，为了安全地写完这封长信，他以温习功课为掩护，熬到家长睡了以后才动笔，因为家长向来反对他做这种与学习无关的事。还有些中学生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给陌生人写信，第一次敞开自己的心扉……

直到今天，每当我走进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仍会收到厚厚一摞来信。同事们称我“第一收信大户”，的确名副其实。这些信来自祖国的东南西北，有的来自海南椰林，有的来自天山脚下，有的来自松花江畔，有的来自舟山群岛，还有的来自深圳和厦门……与平日收到的成年人的信明显不同，少男少女们的来信折叠得非常艺术，有的叠成船形，有的叠成戴斗笠的女孩，更多的叠成飞鸽形状，并在头部画上眼睛，引发收信人无限遐思。

仔细阅读了每一封来信后，我吃惊地发现，来信者的年龄大都在16岁左右，并且格外喜欢讨论16岁。也许是我那本书的书名《16岁的思索》，也许是我在文章中的设问“16岁是什么样的年龄”，居然引发了一场关于16岁的讨论。



关于16岁的讨论

尊敬的读者朋友，请您随我来，来阅读一组少男少女的来信，这不仅会增加您对他们的了解，也会悟出我为什么要写这部长篇纪实性小说。从信中可以看出来，当代的少男少女们一个个憋了一肚子话，早就盼着有个可以信任的倾诉对象了。因此，尽管他们并不清楚我的年龄与性别，却毫无顾忌地打开了话匣子。

家住贵州省贵阳市咸清路的高中一年级学生程颖，在来信中称我“孙云晓大姐”。

她写道：

虽然，我邮购的《16岁的思索》还没有收到，却想给你写信。知道吗，买这本书还有一段小插曲呢。今年的7月18日是我16岁的生日。那天一早我就到花溪去玩了。下午回来的时候，第七期《少年文艺》已经来了。我想先随便翻翻，晚上再仔细看。突然，“谁来握住我的手——谈《16岁的思索》”映入眼帘，我真有点儿受宠若惊了。16岁这么热情，我刚上第十六只小船，还不时依依不舍地回头张望那渐渐漂远的15只小船，16岁就叫我拿起桨往前划。说真的，云晓大姐，我最爱的还是15岁。也许你会问我为什么。很多很多的故事塞满了第十五只船，那只小船很沉很沉。可是，那却是我的第一步，我是在15岁开始真正起步的！世界上最无情而又最多情的，除了时间还有谁呢？其实，16岁也是挺美的，挺诱人的。只要我们创造，无论哪个季节都会飘香的。云晓大姐，你说呢？我跑过来握住了你的手，我们可以一起走吗？可以扶我一把吗？

很显然，程颖是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女孩子，正生活在浪漫的季节。比

她大一岁的男孩子李灯宏，则多了一些困惑。尽管，他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却又改不掉爱伤感常落泪的习惯。他思考问题变得严肃起来，还称我“孙云晓同志”。

李灯宏是从他的家——湖北省咸宁市齐心村来信的，他写道：

告别1990年7月26日，我便告别了16岁，但我永远都难以忘却这段时光，风风雨雨，欢笑痛苦，尽在其中。当我刚刚跨入17岁的时候，我便想，一定要珍惜眼前美好的时光和有限的青春。

我是男孩，我同意您文章中关于男孩子的观点：16岁是内心多变、野心勃勃的年龄。但这只是16岁中的一点点内容，16岁是一个永远都难以说清楚的年龄，16岁是朝气和活力的象征，16岁拥有无穷无尽的幻想与美梦。

男孩子的幻想总是带点冒险精神和传奇色彩，攀登珠穆朗玛峰，飞上月球，或者去神农架探险。男孩子的梦稀奇古怪，看了小虎队便模仿赶时髦，甚至看了《少林寺》便想当和尚。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梦。

女孩子则喜欢围着书摊叽叽喳喳，更喜欢超短裙、迷你裙。今天时兴这，明天又时兴那，一天换一样，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各种化妆品，一眼便能辨出真伪。

有时候，16岁有点疯，就像精神病患者。我很喜欢看书，看到伤感之处不禁落泪。我是不是男子汉？怎么竟染上了林妹妹触物伤怀的毛病，堂堂男子汉怎么能像女孩子那样哭哭啼啼？唉！我真是杞人忧天，何必为作家虚构的人物而落泪伤神！走在路上想起这份痴傻，我哈哈直笑。有个老头儿盯着我看了半天，摇摇头说：“精神病的年龄。”

对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化，是人类进步的一个趋势。那么善于描述自己的情感世界，则是当代少男少女的特点之一。虽然，其中不难发现言情小说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这仍然是时代发展带来的结果。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给许多人造成心理上的难以适应，促使他们主动地来探索自身的

变化规律。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卫生学校的吴铭泥同学来信诉说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

她在信中说：

自己也不懂为什么会给您写信。在《少年文艺》上看到您的地址那一刹那，我就想给您写信了。这个想法在脑中固执地停留着，终于，我铺开了纸，提起了笔。我现在很需要一个倾诉对象，很需要一个素不相识、彼此不了解的人好好谈谈。人有时很需要这种朋友，尤其像你们这样的。

当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秘密后，就开始有了自己的苦恼、困惑和迷茫，心情就会变得沉重，变得矛盾，总有一种沉沉的压抑感。这种感觉很无奈，却又挥之不去，抹之不掉。我们很像处在十字路口的小羊羔，不知身往何处。这时候，我们很需要周围的人来帮我们一把，来指点一下，好让我们尽快找到答案。不知所措的小羊羔，最容易被周围的环境影响，也最容易被周围一些人所左右，因为这时的我们最敏感、最脆弱，又最迷信。我们很自负，有很强的自尊，却非常非常地幼稚，分辨能力也相当差。所以，我总以为16岁是个危险的年龄。我身边的不少同学，就是从地摊小说和社会上一些不良少年那里得到答案，而走上另外一条路的。

每个青少年都有做不完的梦，都有一首长长的幻想曲。每个青少年都想拥有世界上一切辉煌与灿烂。我们满脑子装着美好的梦幻，却又不肯付诸行动。我们这代年轻人缺少耐力，缺少一种肯吃苦的精神。

其实，处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心态很微妙，很难说清楚。所以，我认为，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没能描绘出少男少女深层的心灵。但话说回来，有时我自己也觉得很难了解自己，自己也无法用笔记下自己复杂的心路历程……

应当说，吴铭泥的上述分析是真实而深刻的，可以说既准确又形象，

这表明她的头脑是清醒的。这一点对少男少女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是相当多中学生的根本弱点之一。在他们的心目中，要么把自己看作天下超一流的英雄，要么把自己视为世上最不幸的人，似乎人人都对不起自己，其结果必然是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碰壁。

吴铭泥自然有她的追求，她在信的后面写道：

很喜欢跟那些年长之人交朋友，因为他们在生活中经历了风风雨雨，对命运都有一番深刻体味。跟他们交谈，往往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慨。

当我有一天，能真正面对世界、面对现实、面对自己时，才知道世界太大太大，而自己太小太小，但我仍保持着一份强烈的求知欲。

我不想名垂青史，却想显赫一时。很希望能引人注目，以满足我可怜的虚荣心，填充我勃勃的野心。可怜我至今还是一只丑得一塌糊涂的丑小鸭，常常在梦幻与现实中徘徊挣扎。

很想出去闯闯，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否精彩，是否无奈，只想出去感受一下，体味一番，好让自己更富有。

我发现，16岁的少男少女心特别容易相通，纵然远隔天南地北，他们的思索也惊人地相似。譬如，甘肃省正宁县一中张剑雄的来信与吴铭泥的如出一辙。

这个刚过了16岁生日的少女写道：

关于16岁，人们已经说了许多。我想，没必要再大谈特谈16岁的莫名其妙，16岁的朦朦胧胧。我们该说另一些新的内容，16岁毕竟不是一色花。

16岁的少男少女们，有时坚强得令人吃惊，有时又脆弱得不堪一击。他们敏感、好奇心强，往往表现出超常的毅力或忍耐力。他们想象丰富，容易陷入梦幻中，同时，由于自我意识的提高，他们能果断

地决定自己要干的事。所以，16岁是个对事业、前途、生活道路有深刻影响的年龄，是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的转折点。所有16岁的朋友，应好好把握这个年龄，明确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去拼搏。

诚然，16岁是个多梦的年龄。我们说青春不能没有梦，并不是梦越多越好的意思。有价值的梦能给我们启迪和力量，而虚幻的梦只能浪费感情和时间。我们谁都不愿意给自己留下一页写满恩恩怨怨、悲悲凄凄的记忆。有许多比“一个清纯的女孩款款走来”“一个潇洒的男孩走进梦乡”更重要的事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应该抛弃“一份莫名的惆怅和烦恼”，轻松洒脱地学习、生活。真正的浪漫是不经意的，更不需要神经兮兮。我们大呼“理解万岁”，却在呼喊中忘了理解别人。多少心灵已筑起高墙，多少心灵已陷入困惑，因为我们16岁！

16岁是这个样子吗？不！16岁一样需要阳光和蓝天，16岁一样需要勾股定理。只是，16岁学会了思索，16岁学会了不能算成熟的成熟。16岁的我们，应该自然地拥有这段美好的时光。

孙老师，这就是我的看法。我特别欣赏您文章中“16岁是开始学会思索的年龄”这句话。尽管，我有时也会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但我总能把握住自己，因为我学会了思索……

从一封封来信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不同的感受产生于不同的经历。前面四名少男少女虽然也感到某些困惑，但生活还算顺利，那种淡淡的惆怅与痛苦染着美丽的色彩。然而，遭了失学之苦的杨勇军和袁建兰，他们的不幸犹如砸了脑袋的石头一样，既实实在在又坚硬难消，其感受也就不再飘逸了。

河北省肥乡县（现为肥乡区）的杨勇军在来信中称我“云晓大哥”，他说：

今年我正16岁，是个初三毕业生，中考被刷下来的一个失败者。我不但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在我们这里，大多数人读书是为了考中专，在考不上中专的情况下，才勉强上高中。父母对我抱着很

大的希望，希望我考上中专，而我却很不争气，连高中也没考上。这对父母的打击太大了，他们整天阴沉着脸，我也成天惶惶不安。16岁是个什么样的年龄呢？在我的心目中，16岁是沉重的。在16岁这个年纪，我感到了生活的沉重……

与杨勇军命运相似的袁建兰，是新疆鄯善县七克台乡的16岁少女，目前正在家待业。她在来信中悲叹道：

16岁理当拥有很多，还有七彩的梦。但是，一旦梦失去，留下的只有痛苦和彷徨。人生到处是绊脚石，烦恼有增无减。我觉得，16岁是一个一不小心就会顺坡滑的年龄。你说对吗？

啊，说不尽的16岁，说不尽的青春！

我常常在想：少男少女们为什么如此偏爱16岁呢？不要说人生的长河了，仅就青春期而言，难道只有16岁最重要吗？众所周知，标志着青春期来临的，开始承担刑事责任的14岁，以及开始拥有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18岁等，都比16岁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然而，少男少女们依然感慨万分地谈论16岁，一往情深地赞美16岁。

我忽然明白了，就像早春并不能充分展示春天的魅力，青春期初来之际，巨变中的少男少女手忙脚乱，也难以从容地表现出青春的风采。当他们走向16岁或经历了16岁时，好似雨过天晴，鸟语花香，诗意犹如春潮奔涌。尽管，各种坎坷与磨难仍时时缠绕，这又恰好给了他们锋芒初试的机会，去认识社会与人生。16岁是诗的年龄，是开始悟出生命意义的年龄。



16岁的建议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少男少女们直言不讳的态度。他们对我是相当尊

重的，但评论起作品来却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并郑重地提出各自的建议。

杭州市第十四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女生陆海蓉，是风帆文学社的社长。她刚刚在植物园里度过自己的16岁生日，便给我写来长达五页的信。

她开门见山地说：

看了《16岁的思索》后，我觉得您还并没有真正走进这个年龄的世界。尽管您的作品所反映的都是真实的，但我认为都太特殊。哪怕是您把笔对准那些按理来说是极为普通的、易被人们忽视的所谓“第三世界”的同学的内心时，我觉得还是太特殊。您难道不觉得该用您的笔，用您对当代少男少女的那一份挚爱，去写一写这个年龄中最多，但也最平凡的普普通通的真实的孩子？

说真的，无数的16岁孩子都平平凡凡地过着合情合理的生活。在大人们眼里，这也许是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年龄，是个好好学习、不断充实的年龄，然而这都是一些表面现象。如果您能真正走进去，您会发现许多值得写的东西，它们沉睡在这个年龄的底层。为了适应社会，无数少年将它们埋进了心底，而让自己尽力去成为社会所期待的16岁孩子。可这些不为人知的想法或疑虑，正是我们刚刚开始成熟时迸发出的火花，也是最真实的。我想，您应该到普普通通的中学生中去走一走，去挖掘一下，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已经不薄的书了。

您瞧，我不知胡说了些什么，总觉得自己要表达的意思和写在纸上的相距太远，但愿您能领会。《16岁的思索》一书，我的一些同学都抢着要看，看后都说好，但又都觉得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我16岁了；似乎才明白“适者生存”。达尔文的进化论对我来说，犹如一双有力而残酷的大手，将我放进了这个社会，不让我超越，直至叫我不再做无用的抗争去努力在这个社会里创造自己全部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不得不适应社会，而不能叫社会来适应我，这便

是我现在的结论……

上海的女高中生鹿鸣，写来十页之长的来信，简直像一篇当代中学生题材文学作品的述评，批评之尖锐，是我在正式出版物上从未见过的。

她在信的最后说：

写中学生的作家们，脚下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是，总得有人去闯，你说呢？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要写就要写成功。不是先写，而是先去了解，先去体会——这样才能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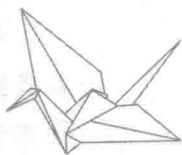
我捧着一封封来信，就像捧着一颗颗滚烫的心，充满了神圣感和责任感。接着，我就坐卧不安了，仿佛随时都看见一双双期望的眼睛。

多少个夜晚，我伏案疾书，给各地的少男少女们复信。在全家人的帮助下，复信量超过了1500封！但是，我的内心并不安宁，我深知读者们盼望的并非只是一封回信，而他们关心的诸多问题，也不可能在一封信里回答清楚。

蓦然，一个重大的计划浮现了：开始一次文学旅行，去各地寻访那些肯向我诉说内心秘密的少男少女朋友，写一部刻画当代中学生群像的纪实文学作品，力求真正进入少男少女的神秘世界。

从此，孤身长旅的计划一天比一天强烈地吸引着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在反复阅读那些挑选出的来信时，发现了大量的心理健康问题。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所下的定义是：健康不仅仅指身体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然而，十年采写少男少女生活的经验告诉我，影响他们正常发展的关键障碍，恰恰是心理健康方面的缺陷。我想，下一番大功夫，调查和采写清楚少男少女在青春期里的心理健康状况，既是文学表现的一个新领域，又是有益于少男少女和谐发展的新探索。

外面的世界很新鲜



别人不喜欢我，我自己喜欢我，我觉得我比周围的人高尚多了。可是，每当看见一群群同龄人有说有笑地走着，而我却孤身一人游荡时……我的心便如刀绞一般疼痛。

——徐牧云日记

在准备文学旅行的时候，我无意中翻出了一封信。信是北京一个名叫徐牧云的女中学生写来的，诉说她走出孤独的新鲜感受，并附了一篇过去的日记。记得我已经复信给她，却记不清说了些什么，只在她的原信上留下“严重孤独可面访”几个字。是什么惊人的事牵动过我的心？我开始重读徐牧云14岁生日的那篇日记。

她写道：

14年前的今天，上帝赐予我生命，使我降生到这纷乱的人世。我孤独地度过了14年，其间尝尽了没朋友的痛苦。我曾经努力地追寻过，可总是失败，以至于对失败的感觉由伤心变成麻木了。我曾放声

痛哭：上帝啊，你既然已经赐给了我生命，为何不再赐给我幸福？别人都说你是世间最公正的，为何你对我如此不公？你既然能预知我的命运，为何还要创造我？你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

今天，是我14周岁的生日。人人都说生日是最快乐的，为什么在我的脸上却找不到一丝笑意。桌上摆着蛋糕，点着蜡烛，却没有人为我唱祝福歌，更没有人对我说“Happy Birthday（生日快乐）”，连父母都到外地出差去了。桌上的蜡烛一闪一闪的，我却没有勇气把它们吹灭。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仿佛如果把它们吹灭了，就会有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真的，我真的害怕，怕14岁的孤独。我宁愿永远这样坐着看蜡烛燃烧，也不愿意跨进14岁的门槛。

有人说，十三四岁是充满欢乐的年龄，但我觉得十三四岁是残忍的年龄，它扼杀了我那颗纯真的心。在13岁时，我考取了重点中学，却也因此失去了唯一的朋友。我几乎成了机器人，每天就是起床、吃饭、上学、放学、赶写作业，除此之外便是忍受孤独和寂寞。我厌倦了这痛苦难熬的岁月，厌倦了枯燥乏味的读书生活，厌倦了那虚伪的人际关系。现在，唯有文学作品和音乐尚能给我一点慰藉，不然，我真不知还活着干吗。

我不愿乞求别人给我友谊，我要去寻找和争取。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还是没有找到。每天，看着同学们互相利用，看着他们那硬挤出来的干笑，我的心里有一种痛楚，又有一丝得意，仿佛不花钱白看戏。这也许是幸灾乐祸吧，或许还是一种变态心理。由于我长期在一旁看别人做事，我养成了对任何事都冷眼旁观，而不愿意介入的习惯。于是，我更加孤独了。

虽然如此，我渐渐地并不那么厌世了，大概是习以为常了吧，有时还发现生活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别人不喜欢我，我自己喜欢我，我觉得我比周围的人高尚多了。可是，每当看见一群群同龄人有说有笑地走着，而我却孤身一人游荡时，每当课间休息，同学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热热闹闹谈天说地，而我却独自站在一边时，我的心便如刀